



Read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Novella

海外华文文学读本

中篇小说卷

刘俊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Read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Novella

海外华文文学读本
中篇小说卷

刘俊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外华文文学读本·中篇小说卷 / 刘俊选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81135 - 087 - 6

I. 海… II. 刘… III. ①中文—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1597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512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亚 洲

[马来西亚]

- 一水天涯 潘雨桐 (3)
- 望 乡 李永平 (19)
- 总督之死 张贵兴 (39)

北美洲

[加拿大]

- 雁过藻溪 张 翎 (57)

[美国]

- 也是秋天 於梨华 (91)
- 野 宴 丛 甦 (161)



密语者 严歌苓 (192)
丛林下的冰河 查建英 (237)

欧 洲

[比利时]

狗肉的道歉 章 平 (275)

[瑞士]

塞纳河之王 赵淑侠 (306)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天黑之前回家 抗 凝 (327)

亚



洲



一水天涯

[马来西亚] 潘雨桐

潘雨桐（1937— ），本名潘贵昌，广东梅县人，生于马来西亚森美兰文丁。1957年起先后就读于台湾中兴大学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获农学士学位和遗传育种学博士学位。现居马来西亚柔佛州，服务农业界。著有短篇小说集《昨夜星辰》、《静水大雪》、《野店》、《因风飞过蔷薇》等。

直到手中的碟子哐啷一声滑落到水盆里，林月云才猛然惊觉，赶快把水龙头打开，水便哗啦哗啦的流了出来。太大了，她关小些，目光又向窗外飘去。这一刻，黄昏时候，一家人用过了晚饭，她便在厨房里收拾，总喜欢往窗外望。

窗外是一片海。

煤气灶上蹲着一把水壶，搪瓷的，藏青色，大概用久了，底部已经焦黑，虽然有铜丝刷过的痕迹，但洗不干净。水壶的上端已有好几处剥落的斑斑点点，仿佛是岁月刻意留下的脚印，一步一个，一个一秋，这是第几——多少年了？住在这里。

水壶呼呼的冒起白烟来，林月云在抹布上擦擦湿湿漉漉的手，的一声把煤气关了，勾着头望着客厅：“沏壶茶好吗？”

客厅笼罩在黄昏的灯影里，电视机开着，可以看到一角画面闪来闪去。

“我在和你说话，陈凡——”

“哦。”

林月云从橱里拿出一个圆筒形的铁罐，绿色的底写着金字，她细细地端详一会，然后使劲把盖子打开，一股清香便扑鼻而来，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幽幽地：“真香，真——香，真是鹿谷名产。”

窗外海的颜色在变，刚刚还是明明亮亮的，只那么一会儿工夫，便阴暗了下来。窗的斜对面是一片荒废了的椰林，七歪八斜的，不知道是没有施肥瘦弱了下去，还是长年累月的给海潮冲倒了。远远的望过去，倒有点像是小时候看过的南海风光电影，在水也湛蓝、天也湛蓝的一片蓝色打底的世界里，椰树的碧绿，椰影的碧绿，都在风里有一阵没一阵的，打算调理出一种热带风景中该有的特色。好像还得添些棕色肌肤的女孩，头上戴着艳红的朱槿花，就这么一点点艳红，隐隐约约，在遥远的记忆里，一直都不会忘记。而今确实确实的，也都展现在窗外。记得初来的时候，窗外的一排朱槿还小，不过，却是绿油油的，照顾得真好。

茶壶收藏得真好，橘红的壶身，在把手的两面都绘上水红盛开的莲，边缘还勾勒了粗细有致的金线，很特别，很少见。别的壶身不都描着斑斓点点的梅花吗？那一年夏天，母



女俩经过长安东路的茶庄，原本是要买四两冻顶乌龙的，闲闲的等着老板秤茶，忽然瞄见玻璃柜里有那么好些把茶壶搁着，有素烧褐黄的、洁白描花鸟的、藏青的，惟独这个最抢眼。母亲低下头托着老花眼镜看着。

“这茶壶不错，”老板把茶包好，顺手也从玻璃柜里把茶壶拿出来，“沏好茶总得有好茶壶。”

“是有点特别。”

“进口的。”

“哪里？香港？”

“大陆的，跑委托行那个特别让过来的。”老板把茶壶翻过来，“喏，您看这个印记，假不了。”

母亲细细地摩挲起来，拿起茶壶走到门口就着光端端地瞧着，轻轻地点了点头，侧过脸来对林月云说：“这个你用得着——”

“我？”林月云接过茶壶，莲花的瓣儿浮凸处触着手心，冰凉冰凉的，有点不知所措，心里却记起刚刚背诵过的——《爱莲说》。

“还不错吧？”

“我不常喝茶，您就——”

在回家的路上，林月云的心怦怦的跳，脸有点红，有点热，手里拿着茶壶，仿佛已准备好了一切。母亲断断续续地说着白家的事，一桩桩一件件，有的相互关联，有的连边都扯不上，像是落日后回头看见的飞鸟，在冷了的晚霞留下的最后一抹血红中，一只跟着一只地跌了下去。而有的却反扑了回来，不知所终。白家是不错，每一次到白家，白妈妈就糖果点心的摆出一桌子，也在有意无意之间说着白家老大的事：他呀，可别瞧他块头大，还像个小毛头般的毛躁，闹着要出国，到他表舅那儿去。巴黎呀！花花世界，哪能放心呵！早些成个家就好。母亲也不知道有没有留心着，她倒是无由地在母亲耳边轻轻地冒出一句：“那年算命，不是说我要嫁过海去的？”

“去巴黎不也过了海吗？”母亲想了想说，“台湾海峡呵，不也过了台湾海峡？”

这么把精致的茶壶倒真是用上了，当林月云跪着辞谢父母，双手捧着茶杯看那茶壶注着碧绿的香茗，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想哭。她低着头，抿着嘴，而跪在她身边的可不是白家老大。她不是要过海嫁到巴黎去吗？手一颤，热水就泼了点出来。

“哎呀，怎么搞的。”林月云甩甩手，好烫。她又从橱里拿出两个杯子，一同放到茶托上，端到客厅去。

客厅显得有点凌乱。

“真香。”陈凡啜了一口，就着杯子闻了闻，“香片？”

“好不好喝？”

“真好，刚买的？”

“妈寄来的，妈知道你爱喝香片。”

陈凡微微地笑了笑，想说声谢谢，却接触到她盯着他看的目光，又把话咽了回来，

低下头，看见她的手背一片微红。他伸手过去，轻轻的握了一下：“怎么了？”

“给热水溅了一下，没关系的。”

“我给你拿药油去。”陈凡打开靠墙小桌子的抽屉，东翻西翻一阵，又转到浴室去，却拿了支牙膏出来，“药油没了，这个——”

林月云把手伸过去，任他抹上一层薄薄的牙膏：“这管用吗？”

“凉凉的，是不是？”陈凡轻轻地抹着，“妈好吗？”

“回台中了。”

“台北住不惯？”

“今年冬天台北又冷又湿，妈受不了，就回台中住二姐家。可是，二姐她——”

“二姐怎么了？”

“二姐工作那家鞋厂周转不灵，员工个个苦撑着。一个月只有一天休息，晚上又要加班，没薪水，还得自备晚餐。”

“过分，谁受得了？”

“要吃饭就得受得了——二姐哪有时间照顾妈呵？”

“回雾峰老家嘛。”

“你又不是不知道妈最怕寂寞，自从她从一女中退休后，便这里住住那里住住，大哥就把老房子封了。唉，也不知道老家怎么了，真想看看书房外那一丛绿竹，还有那旁边的水池。夏天一到，满池的荷叶田田邀约，一夜之间，颤巍巍的都打起水红色的伞来。”

“我们以后搬到有绿荷打伞的水边去。”

“其实，我也不真那么想。这里没见着荷花，好像水里的植物都不开花，水风信子也不常开花，老家的却常常开得一池的紫蓝。”

“谁来留心这样的花？虎骨胶寄了没有？”

“寄了，泡了高粱。”

“试过没？”

“喝了晚上睡得比较安稳，不过，妈说好腥好臭。”

“药嘛！”陈凡拿着杯子细细地品尝着，看着杯里淡淡金色的液体，几片茉莉花留在杯底，已没了春风招拂的洁白。

“小莉呢？”林月云向四周打量一下，“小莉跑到哪里去了？”

“刚刚还看她在那里削铅笔，大概在房里吧？”

“小莉——”

“妈。”小莉从房里转出来，一手拿着刚削好的铅笔，一手拿了本学校的练习簿。

“过来，吃鱼肝油。”

“不要。”

“干吗不吃？才吃了两天就不吃？”

“好腥！”小莉皱着眉，“打呃好腥，我不喜欢。”

“医生说你肺弱，又不听话了？”

“妈——”

“听话——来，坐过来。”

“妈，我都二年级的女生了啦。”

“所以呵，你已经是个懂事的大女孩了，你要听妈的话，好好用功读书，好好背——”

“妈——”

“背给妈听。”

“妈——”

“背呵——，床前——”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很好，小莉真行，明天我再教你，教你——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妈——什么是地上霜？”

“地上霜？”林月云轻轻地搂着小莉的肩膀，瘦棱棱的，她有点心疼。而小莉穿着一身淡绿色的小洋装，却清清爽爽的，好可爱。

“是不是电视广告上的无霜冰箱——”

“不是不是。”林月云想笑，但又笑不出，反而是眼眶有点湿润起来。雾峰乡下难得到霜，有嘛，都在农历年前后那一段短短的时光。清晨起个绝早，赶紧走到屋后的菜圃去，一畦一畦的牛皮菜碧绿翻卷，上面打着一层薄薄的粉白粉白，用指尖轻轻地在上面画过去，就成了单轨或双轨的车道，经那薄薄的阳光一照，就一去不回了。第二天再来看，碧绿的叶子有些已伤成斑斑的瘀褐。而真正的霜天却起自东眼山的北麓，那一年的秋季，芸芸表姐约了农学院的研究生上东眼山收集山地资源资料，她也陪着他们进入森林。白天在原始森林中纵走、寻觅，把蔷薇科的植物叶子连同风霜雨露整整齐齐地夹在厚厚的报纸里。夜里，就着刚刚生起的柴火，靠着粗糙的原木搭建的长廊望月。月是从雪棱后浮上来的，把雪棱的边打成一线盈盈的苍白，而雪棱下则是一片悒墨。她从没过过这样的夜，诡异而沉悒。夜很冷，山上的夜，林中的夜特别冷。她一夜睡不着。次晨推开窗，窗外一片的白，她赶紧走出去，一步一个脚印，满地的霜，而盛开的石楠花则吐着血一般的殷红，怎么一转眼，把这一地的霜白，一树的红艳，全都推得老远老远，多少年了？

“妈，怎么了？”

“无霜冰箱哪有霜？霜是，霜是细细的雪，下次去周阿姨家，我给你看霜，周阿姨的冰箱有霜。”

“还有——故乡呢？”

“故乡，故乡就是家呵！老家呵！”

“妈，您的故乡呢？”

“雾峰呵!”

“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我们班上的罗斯娜·维鲁，一放假都回北干那那的家去，妈——”

“等你长大了，我便带你回外婆家去。现在开始背渭城朝雨——”

“我不要背这些了，好不好?”

“不行。”

“好嘛!”

“你们学校都不念华文了，将来你长大了，要是不懂自己的文字，会变得没有自尊。”

“什么是自尊?”

“别人会笑你。”

“才不呢? 现在他们就笑我了。”

“现在就笑你? 笑什么?”

“他们都听不懂，还问我是不是念经? 我说我背的是唐诗。”

“对呵!”

“罗斯娜说是支那斑顿，一直笑我。老师听了——”

“老师怎么说?”

“老师要我学好马来文，将来才能当公务员。妈，公务员是干什么的?”

林月云怔了一下，这算什么呢? 念书只是为了当公务员吗? 她本想找些话来说，但想起每晚小莉在房里就着书本把马来文念得飞快，也就不说了。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是要把马来文念好，不过——”

“妈，什么是公务员?”

“你就是爱问，公务员就是——”

“太多了，还当公务员干什么? 国家都给公务员吃穷了。”陈凡一口把茶喝了，“不看看电讯局的外务员，换个电表什么的，一来就是十几个，而动手的只有一两人，真搞不懂他们。”

“我们小莉才不干那种爬高跌低的事。”

“当然啰，小莉是女生嘛!”

“爸，买个摇摇给我好不好? 他们都有。”

“贪玩，”林月云拨拨小莉的短发，“你先回房做功课去。”

电视机的画面一转，一个男人，头戴宋谷，身穿纱笼，两腿盘曲着，身躯微微地向前倾，右手抚贴着耳朵，那个男人在祷告。她非常熟悉那样的祷告声，尤其是在清晨，从那一片硕莪沼泽后的小教堂，一阵一阵顺着海风吹过来忽然截断的尾音。林月云常常在这个时候醒来，便睁着两眼看晨曦从窗棂上透进来，淡淡的影子渐次明亮，最后是打着一一条的光影，跳落妆台，跨过地板，横在她的枕畔。陈凡上班去了，她翻了个身，那祷告的声音似乎还留在枕畔。

上苍佑吾民！

林月云揣摩着，是这样的吗？都整十年了，当她在梳邦机场一脚踩上这片国土，她就听到这种声音。都整十年了，她一句也听不懂。而看着电视机画面上的字幕，一排排的爪夷文，她也不认得一个字。上苍佑吾民，上苍佑吾民，吾民是否不分种族？不分阶级？公平承受上苍的福泽？我是吾民，我也是吾民中的一分子呵！我——她看看陈凡，他静静地坐着。

“怎么说？”

“说什么？”

“经理。”

“能说什么呢？”

“他连一点正义感都没有吗？”

“别说小孩子话，他是经理，站在资方。”

“同事一场，你们给他朝使晚唤，难道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这不是感情不感情的事。”

祷告的声音没有了，画面一转，农村动态节目开始，有点凌乱，而且沙沙地响。这电视机也着实陈旧了，买的是二手货，效果不错，可是遭闪电击中一次之后，便不行了，看着看着，无端端的就白花白花的，下雨一样。这海边风大，雨水多，难得有三五天是连着晴朗的日子，今早的一场大雨，大概又把天线给打歪了。

“小莉是在这儿出世的。”

“怎么又扯到小莉身上去。”

“小莉都二年级了——你在这里没功劳也有苦劳。”

“那又怎样？人家做了二三十年的老胶工，也没拿什么退休金。”

“劳工部不管吗？劳工部不是派人来东查西问的吗？”

“别提他们了，劳工部、职工会，三天两头的来要求加薪，要求改善福利，董事部不胜其烦，提早实行翻种计划。按条例，每个职工给个三千五千，统统卷铺盖。”

“三五千块钱能干什么？都一辈子了。”

“找别的事呵——这是职工会的功劳。”

林月云收了茶具，回到厨房，把刚才洗好的碗碟仔细地用毛巾抹干。她抹得很慢，很仔细，然后打开橱子，一件一件地放回原位。茶具冲洗后，倒过来搁在一边。

窗外天色已黑，有一些星星微微地闪亮着，起风，把窗门吹得吱吱的响。她想把窗门关好，却瞥见左边一排工人宿舍全亮起了灯火，一盏一盏的在门前悬着，晕晕黄黄，看来每一盏都相同，其实每一盏都有不同的梦。那些梦都很遥远，也许在加尔各答的市中心，也许在恒河的水边。他们大多是第二代，也有的是第三代、第四代了。该不会也像她那样，十年八年，只能戚戚地望着海，洗碗碟的时候，也哐啷一声把碗碟掉在水盆里，连自己都吓了一跳。而她也不会忘记那个皮肤黝黑、眼睛大大的女孩，时常用香蕉叶盛着白饭配辛辣的咖喱当晚餐，还有那样细细的声音和她说话。

“你是台湾人？”

“是吗？谁告诉你的？”

“你和他们不一样，说话不一样，皮肤不一样。你告诉我的。”

“你是印度人？”

“我是公民，我是这里出生的，这里。”

“你不回印度？”

“不回，我叔叔他们才回印度，五年，也许十年才回去一次。不过，他们都要回来。”

“他们想家？”

“你也想家？要回台湾，对不对？”

林月云常常谈到这里便戛然中断。她是想回去台湾，这有什么不对？她可以回去了再回来，就像那个印度女孩的叔叔一样。但是，现在——陈凡老是说过些时候吧，过些时候吧！回台湾还不容易吗？一张机票加几个小时，一下子就到桃园中正机场了。要是她从新加坡起飞，他则从星柔长堤回家，不巧碰上大塞车，那准是她先到台湾，而他还在路上怨声载道哩！再说，华人已被人一再指为外来移民，但是，追源溯本，难道别族就没有外来移民吗？为何厚此薄彼？一代一代地于此相传下来，难道不是上苍的子民吗？她心里有点悲伤，脸上却还是笑咪咪的，好像从来就不会有过这回事。还是听他的，免得……唉！

工人宿舍和往常一样，三三五五的男工坐在门前的长板凳上聊天。他们的乡音，好像一匹布，颜色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缠缠绕绕、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无休无止的。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的话说，要是她也有那么多的故乡人相聚在一起，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呢？远些是神龛，有微微的甘艾烟气味弥漫过来，越是靠近神龛的地方越是强烈。无风的时候，就漫凝成一团，久久不去。她望见那盏摇在风里橘红的灯，想起放在地上的石雕神像、油罐、酸柑，既神秘又怪异，而那个印度老女人满是皱纹的脸也就浮了上来，她们曾经深深地相互注视过。那年她抱着小莉走过神龛，瞅见老女人膜拜后站在菩提树下，飘飘摇摇的菩提树叶真美，她摘下一片给小莉。老女人走了过来，对她笑着，张着终年嚼槟榔血红了的口，咿咿唔唔地逗着小莉。她们只能用乡音示意，却无法交谈，但仿佛彼此内心都知道有一道小小的溪流在倾注，要在这一片土地上永久奔流。

林月云收拾好厨房，觉得有点累，尤其是这几天，她觉得特别累，腰也酸麻麻的。

陈凡在收拾东西，大大小小的几个装杀草剂的纸箱在地上搁着，一个个的都张着大口。而矮几上，则凌乱地放着书本、笔记，以及一些拉拉杂杂的东西。

“还是我帮你收吧，我闲着。”

“腰还酸不酸？”

“有一点。”

“你休息一下。以前也是这样？”

“不常有。”

“我是说——”

林月云望着他，有点迷茫，但一瞬的迷茫却使她的脸忽然燥热上来，微微的低下头，瞅着他：“没有啦！”

“我们只有小莉一个，看看医生好吗？”

“这个时候不好吧？”林月云望着他，心里觉得有点亏欠，这种事，一时之间，她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试一试好吗？”

林月云还是望着他，这种事，他从来都没有怨言。想当初和他们一班在活动中心讨论如何抗议校方砍伐那一路的白千层的时候，真是群情激昂，痛骂主管是世间最无趣的动物，仅仅是为了拓宽从农经大楼通往新图书馆的道路，就得铲除在风雨中屹立了半个世纪以上的白千层。要拓宽道路，弄台铲泥机三下两下就成了。可是，要养成那么一排古古拙拙的白千层，得花多少心血呵？奇怪的是，园艺系的同学好像没什么动静，是不是他们都有本事随时随地都可以栽成那么一排白千层呢？他们这一班文学院的同学，真的那么不切实际，一走到树下就发思古之幽情？而他，只是静静地听着，等到大家都意兴阑珊的时候，他才冒出一句：“主管也不是没有头脑的！”

“这个月，我们都超出预算了。”

“也不在乎省那么一点医药费。”

“对不起。”

“怎么说这种话。”陈凡笑嘻嘻地欠过身去，在她鼻尖轻轻地吻了一下。

林月云微微地皱了皱鼻子，赶紧捂住，她的鼻子有点敏感，天热的时候，沁着微微的汗珠，而冷风一起，便不时的哈啾哈啾。那年夏天，白家老大约她吃馆子，她懒懒散散地也就和他出去了。白家老大带着她在台中市穿街过巷，在这么个大热天里，顶着个大太阳逛街真是个难得的经验。她强忍着新鞋磨着脚跟的疼痛跟在后头，最后才在台中公园边的小馆子坐了下来。白家老大开始介绍他嗜吃的美食，她一向都怕吃面食，听他滔滔不绝地数说山东大面的美味，她的脑子便嗡嗡然，和着头顶呼呼飞旋的热风扇，她只感到晕眩，感到虚幻。但不时地听到他把新剥的大蒜一颗一颗地往嘴里嚼得梭梭响，和那一股特有的气味，却又把她拉到眼前方木桌的小世界。她怎么会和他在一起呢？她怎么脑海里一张一张扯过去的都是白妈妈的笑脸呢？还有白妈妈张罗的一小碟一小碟精巧的美食。而他，却大口大口呼噜呼噜地吃着面条，粗肥的手指紧抓着筷子在汤碗里掏着，她忽然恐惧起来，仿佛她已变成一根面条，只要他再呼噜一声，她就会给吞了下去。她赶忙站起来，走出去，而他错愕了一下，她站了起来，好像还推翻了椅子。她只轻轻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要是小莉是男孩多好。”

“你真的那么想吗？”

“小莉大了就会离开我们的。”

“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长大了有本事，都得振翼高飞。”

“但是，妈那里怎么说？”

“妈是唠叨了点，不过，我们也不常回去，算了。”

“以后，以后的日子长呢。”

陈凡瞪了她一眼，摇摇头：“怎么对我那么没信心，都十几年的夫妻了，你还不了解我？”

“这不是了解不了解的问题，而是——”林月云思忖着，要是真的多一个小孩，那开销可大了，而现在——远着呢，还是不要想这些吧！

“总得响应号召吧？”陈凡脸上虽然堆起笑容，却又有一点黯然，“我们总得响应号召。”

“号召？什么号召？”

“政府的号召呵，你忘了？”

“生孩子的事，政府也要管？”林月云皱了皱眉，女人家生孩子，为什么要上写来写去？而且，有一阵子，朋友见了面，说着说着，自自然然的，也讨论起生孩子的事来了。以往家庭计划推出两个恰恰好的口号，如今是完完全全地变了。那又怎能不变呢？她已经漂洋过海，从雾峰嫁到这里来了。

“我们得好好想想我们的处境。”

“养个小莉都不容易。”林月云一直都在迷惑之中，为什么一下子要把人口增加到七千万呢？用什么来养活那么多人？她不知道，也没有人会告诉她七千万人口背后是什么故事。

“我们如果再沦为少数民族，那是很可悲的。”

“好吧，那就生吧。可是，现在都几十万人失业了。而且，你——”

“总比当二等公民好。”

“我知道。”

“为了南极洲的资源，我们在联合国，连两百年后的子孙都可为他们打算，眼前的事，”陈凡沉吟了一下，仿佛说给自己听，“该不会自欺欺人——总有办法的吧？”

“那就好，我只相信你一人了。”林月云依偎过去，对他盈盈一笑。她把当他当作一座山，可以依，可以靠，可以给她安详的休憩处，一个家。哪像白家老大，第一次约会就带着她满街跑。没吃一口山东大面便掉头而去，固然没给他一点面子，但是，当她回到家坐在玄关处脱鞋后抚着脚跟呼疼时，她就觉得他可恶！还把母亲也给吓了一跳，轻啐了一句白家老大怎么连伺候个小女生都不会？那样的浮浮躁躁。而陈凡可就不一样，成熟稳重，当众人都投入白千层的怀古幽情而抱怨连连的时候，惟有他能体谅校方的决定。而今呢？从农经大楼直到图书馆和学校大门已是条宽阔的大道。白千层没有了，但是，葱绿的菩提树却长了上来，不管谁走在路上，都得望一望，那一叶叶飘飘摇摇的叶子，就像一张一张眯眯笑的脸，不管是清晨还是黄昏，都直逼人而来。

好久了，他们没有这样子依偎在一起。黄昏后的一段喧哗已过去，而这喧哗总是从

厨房后面的工人宿舍传过来，也在那里消隐过去。像她老家的夜一样，黄昏那一段时光最热闹，等到夜色合拢了来，家家的活动范围都转到客厅里去。陈凡有时候来了就坐在书桌的一边，母亲低着头批改卷子，说着话。

“你怎么来兴大念书的？也是向往中国的五千年文化？”

“我不敢说大话，在老家，我没机会。”

“你一定贪玩，考不取。”

“陈凡成绩不错，在系里——”

“你又不和他同系，你知道？我说高中打基础的阶段最重要。”

“当然啰，要不然妈就不会说高中生不会用关系代名词与关系副词将来怎么出国。”

“乱讲。”

“我的成绩是不错。但是，我那里的大学学额是固定制的，华人分配到的很少，不成比例；政府的奖学金，华人更是难以获得。”

“不凭考试成绩吗？”

“成绩当然重要，但我们的分配额太少，一比之下，我们有许多成绩优良的学生，只能望大学的校门兴叹了。”

“不公平。”

“政党在争取，华团也在争取，但都没有什么作为。而且——”

“真搞不懂。”

“因为我们的国民被划分为土著与非土著。”

“那你是？”

“我是非土著，华人和印度人都被划分为非土著。”

“你们在南洋流血流汗，对建国没有功劳吗？”

“有呵，翻开历史看看就明白。吉隆坡的开埠功臣还是华人叶亚来呢！”

“种族歧视？推行种族主义？”

“是呵，报上也这么说的。”

“像南非一样？”

“我们可在谴责南非。”

“那不是笑话？”

“不谈这些吧，不谈？我怕——敏感。”

“我也怕。”

“妈，您怕什么？”

“你呀！将来到了那里，我能不担心吗？”

“担心什么，好好的。”

“陈凡，你真的能照顾月云？”

“当然。”

“能给她幸福？”